

感性 与 理性

摆渡文丛

BAIDUWENCONG

万琦 主编

我呼吸月光亦呼吸旷野的苍凉  
感受着身边  
时间如水的流淌



# 感性与理性

2001-2011 蒋振宇诗选

蒋振宇 著

GAN XING YU  
LI XING

沈阳出版社

2001—2011 蒋振宇诗选

# 感性 与 理性

gan xing yu li xing

摆 渡 文 丛

蒋 振 宇 著

沈 阳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性与理性 / 蒋振宇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9

(摆渡文丛 / 万琦主编)

ISBN 978-7-5441-4739-2

I. ①感… II. ①蒋…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2516 号

## 园丁的若干可能

——蒋振宇诗歌发隐

刘 川

首先声明,蒋振宇的诗艺,包罗万象,技巧纯熟,非我浅薄的认知能力所逮。之所以慨然为之序,并非“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乾》),我和他早过而立之年,不依不倚,独立人格已经具备,不必故意“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诗经·小雅·伐木》),为“同道”示好了。恰恰相反,而今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为那些与自己诗学理念不同或完全相反的诗人叫好——极似自己作为一棵树,去与迥异于己的树为邻,所谓:相拥俱倒,相斥并茂!

记得幼小时,母亲曾强带我去一处我不想去之地。抵达该处后,倔强的我,大声对她说:“你带我到了这里,我也不在这里;我的心不在这里,我在我心那里。”——而今忽然想起,天!竟然一语成谶,暗示了我今天的思想境地,甚至暗示了一代“70后”诗歌写作者的精神遭遇——被强大的传统裹挟着,来到一处尴尬的物质荒原,何去何从?旧的集体主义乌托邦早已垮塌,新信仰巴别塔的建设也因语言(其实是心灵源代码)之不同而废弃,一代年轻人活在巨大的不在场里,个个都是生活的“缺席者”。身体在这里,而精神飘荡无根。唯一能做的就是各自建立自己的精神空间,每个人都试图通过个体精神王国的虚拟来给自己签发一个合理的“在场”证件!如我儿时铿锵而言:“我的心不在这里,我在我心那里。”如果在此处做一个小把戏,将“心”这个词语偷偷换成另一个词语:“印章”,就会十分滑稽与有趣——“我的印章不在这里,我在我印章那里”。

你看,就是这样,我们的存在,无所谓什么“心”,而是某种证明我们存在的具体证据。它是唯一能够代替我们虚无速朽肉体来对抗历史显示生命迹象的实证。

那么,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唯一能够证明其存在的大红“印章”就是:语言(其中已囊括由此派生出来的意象、结构、思维理念、写作向度和艺术的终极关怀)。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去解释、阅读蒋振宇,就能够更加准确,不然,谁知道他在哪儿?要干吗?那就从这里开始——

### 一、深度意象

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我这里说的深度意象呢,就是寓“潜意识、复杂意识、多元意识”之“象”。蒋振宇全部诗歌的秘密都在于斯。

《梦》:“把我镶满你的皮肤 / 我的碎片 // 紧裹在一团浓雾里的树 / 你的叶子睁开眼睛 / 你呼吸着我的水晶 // 在万物中我通体透明。”

这是难以让人一下子进入,并且通过简单的语言指令获得“意义”的诗。它的目的不是告诉你一个意义结论,精神、意趣、境界、情怀等,在这里是虚无的。传统式的中国阅读范式要遭遇挑战,必须建立一套新的美学机制来处理这些语言组合带来的艺术品吗?

传统阅读积习几千年,我们往往更愿意接受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或松尾芭蕉《古池塘》“古池塘,青蛙跃入,水清响”。这样的作品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审美快感,不如说是一种对既已存在的答案的肯定与认可、对已有思想中“道”的暗示的现实兑现。我们渴望一种禅宗体验或“天人合一”的道学状态,从而让文化背负这样的功用来满足我们的阅读需求。传统阅读是对传统人文体验的不断再现和强化,是让传统充分复制出各种已经经典化、形态化、标本化的感受。这样的阅读已经很久,我们作为文化创作者的意义被消解,仅仅成为一代代强大过往时态文化痕迹的显现者——旧文化承载者,而非具体鲜活的新生状态的、作为与

创作者一同见证语言诞生的：读者。

你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静夜思》，课堂上老师最后总是直接给出答案：诗中通过生动的比喻表现了深刻的乡愁——我们多年被培育出来的阅读习惯最后是需要一个准确完整的“答案”的。——我无意于此批判或推举什么，仅就这一现象去谈。蒋振宇的诗很少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多给出一种身体或心灵存在的“状态”。

再比如这首《园丁》：“在天空里埋下种子 / 月亮的种子，在身体里开花 / 只有他没有听见和看见。”

还有这首《大剧院》：“每个人披着大海寻找梦 / 每个人，呼吸里全都是沙子。”

《梦》《园丁》和《大剧院》，都是在潜意识的状态下，通过感知说话，给出了一种体验。

具体是什么体验，我不能告诉你是快乐的、悲伤的、愁闷的、清爽的，如果我能够告诉你，那它就是传统阅读了。

因而，蒋振宇的语言实验使他更多靠近了一个异类：只忠实于自己的感知，对于具体世界的人生状态，他不去干涉。他动用了全部的才华来处理离他最近的事物：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来自于眼耳口鼻舌身，法来自于意（佛法中的六根接受六尘生起六识，就是我们世界的全部）。

比如这首《黑暗》：“天空落下细碎的雨 / 灯盏熄灭。一个人合上书卷 / 而内心的字迹依然明亮。”雨是声，灯是色，合上书卷是触，内心的字迹是法（体验）。这样的诗不给我们什么答案，就是直接告诉我们生命片刻的准确存在：体验。

深度意象带来的新鲜阅读没有秘密，没有象征，没有背后潜伏着的巨大的文化代言任务。蒋振宇的写作从一开始就远离了公共意义上的“诗言道”。在一个拼命让诗来言道的文化大国，他的写作被忽略，是他的语言的必然遭遇吗？就像美国大诗人弗罗斯特所说的：“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 / 很遗憾，我，一个过路人， / 没法同时踏

## ○ 感性 与 理性 ○

上两条征途，/ 伫立好久，我向一条路远远望去，/ 直到它打弯，视线被灌木丛挡住。// 于是我选了另一条，不比那条差，/ 也许我还能说出更好的理由，/ 因为它绿草茸茸，等待人去践踏——/ 其实讲到留下了来往的足迹，/ 两条路，说不上差别有多大”，很显然，诗人蒋振宇选择的是“一条未走的路”，无所谓得失，面对不同可能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

### 二、纯诗倾向

“纯诗”的艺术目标是创造一个不被任何现实因素干扰的纯粹诗意世界。“纯诗”实际上体现为一种对艺术美的极致追求。就我个人的浅薄理解就是，纯诗努力维护着一种艺术制品的唯美、完整、准确、自足。蒋振宇的语言带着“洁癖”，不必我举例，您就能看出，他的作品中极少像我一样大量运用“脏词”、口语、俚语和具有暴力、色情暗示的词语，他努力保持着一种干净的语言场，在那里，他努力让玫瑰远离斧头，也绝对不会写“涨价的猪肉”、“标价 100 元的妓女”、“辍学的儿童”这些粗糙的生活现实。

他更愿意细致地关注、观察与描述某些单一、纯净的词汇与主题，比如《一只飞蛾找到了灯》：“一只飞蛾找到了灯，找到了 / 今夜的眼睛。我看见，一只飞蛾的舞蹈 / 围绕着火焰的半圆，翅膀的旋风 / 吹散了光晕的幻影 // 一只飞蛾找到了灯，是否就找到了家 / 和天堂？放纵着激情与幻想 / 远离的夜色，充满温柔的波纹 / 没有寒冷，没有伤痛……有的 / 只是一次死亡，和死亡之后的平静。”

他克制着，尽量不让社会内容进入，不让现实介入，他的语言来自冥想，回归于个人感受。这是我和他写作最大的分歧，我是追求来自自己的感受，扩展到全人类尴尬现实的窘迫体验。如果我的写作站在地球的一极，蒋振宇的写作一定是在地球的另一端。这里没有对错、是非、高低，我和他的任务是一样的：为了看守各自的语言“印章”，这使我们必须有所选择。



再有,他一直忠诚于自己的冥想。比如《梦境》:“终于离开了猛虎的怀抱 / 终于回到乌有之乡 // 终于在父亲的注视下 / 让猎枪重新在山头枝繁叶茂 // 我的兄弟成群 / 牛羊成堆 // 多美的生活啊可是 / 猛虎还在山巅窥视 / 河底铺满乌鸦的翅膀 // 我潜伏在一个梦里 / 月光透了进来 / 月光下的村庄比天空还空旷。”

在这里,他居然任由他的想象力漫游,而不去确切落实它们的现实所指,没有了笨拙的带现实“功用”的能指和所指的语言意象呈现出来的状态,我称为“心灵漫游”或者另一个更真确的词“出神”。他努力让自己的修辞格听从了没有主人状态的恣意流淌。这里,我们获得的只能是:与作者一起梦游,或者感受一下那些精美的修辞:“猛虎还在山巅窥视”“河底铺满乌鸦的翅膀”,这样的意象里,把情感降低到了零度,作者的社会性消失,出现的是纯粹意识流。

这里,蒋振宇的写作一定会遭遇来自传统阅读者的异议:你的作品到底在写什么?

那我就替他回答,就如前面我回答过的,在写“我在这儿”,而不是我在这儿的“意义”。大家都在写“我在这儿的‘意义’”,比如,我爱国,我爱生活、我正直、我追求和平、我反对什么、我想通过诗歌来怎么样怎么样……而蒋振宇的诗只是精确地截取了他的片段意识,告诉读者:这一刻,我的心,是这样的。

这样的写作是冒险的。我不赞同,也不反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然,我写一首“我爱整个人类”的诗又能怎样,就能证明我的确切存在?别胡扯了,“诗言道”那一套要的不过是强调生命的文化载体作用,而不是生命存在本身,人成了呆滞的文化符号,成了“道”的载体,并不高明到哪里去!

接着说纯诗,它当然也可以叫“绝对的诗”,这里我可以看出蒋振宇对诗体的极力维护,一直拒绝着“散文性”,他一直在用优美、典雅、奇诡的意象组合来说话,而不是用“说话”来说话。这一点,是很可贵的,让诗歌保持了一定的技术难度,而不至于滑向平白简单的“口水”。在集体奔赴肤浅口水化的写作潮流中,一个技术主义者理应受



到尊敬,他是逆“潮流”的,他的姿态与目标一样,标志着鲜明的个体意义。

### 三、词根写作

“词根写作”这个说法,我借鉴了外语(比如英语)的构词方式。英语中,词根可以单独构成词,也可以彼此组合成词,或通过添加前缀、后缀来改变单词的词性和意义生成新词。

蒋振宇的每首诗歌几乎都有一个“词根”(诗的中心词、中心意象),并由这个具体的“词根”,通过添加不同的场景与词义暗示,构成不同的语言场,生发出另一种词义。你看《那么多的雪》:“那么多的雪 / 那么多侧着身子进出的人 / 他们的制服整齐 / 在歌剧院的废墟里 / 等待一场过期的演出 // 那么多的雪 / 大地上的神父点燃了蜡烛 / 然后他们相约回到天上 / 清扫云朵里的灰尘 / 手上捧着一本大书 // 那么多的雪 / 世界各地在同一天寄来长信 / 给我写信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 信上的字我一个也没看清 / 我的眼睛浸满了光芒 // 那么多的雪 / 像演员在舞台上谢幕 / 像神父顺手熄灭了蜡烛 / 像我一个人面对着一堆信 / 失声痛哭。”

他努力让词根“雪”转换成了“信”,让大自然成了信使。

这样的例子,不必我一一列举,您就可以找出许多。其中最突出的“词根”月亮、马、灯等,都被他赋予新的身份,转换成了另样的内涵。

从中我看出了一个诗人的思维转换能力,不断让词语跳跃,从一个语言氛围进入另一个语言氛围,直到生出新的、不同于原来的另一个新词。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怕自己的语言一旦出发,就踏上了“不知所终的旅行”。蒋振宇的语言旅行是到下一站:另一个词。

你在哪儿?如果读者这样问他,他一定会说:

哦,我在一个词语这里,也不一定,因为意识流的高速动车组把我载向了另一个词语。但总的说,我不在一个词这里,就在下一个词那里,我并没有迷失在途中。

#### 四、寓言化

如果前面我绝对而武断地说，蒋振宇的写作没有社会性的“意义”，那还是冒险和不公允的。毕竟他的某些作品在努力地介入着社会，不过他的方式不同而已，他的方式是复制、虚拟、假装一个社会，从而去考量和批判它。其实他这样做，也正是换另一个方式考量和批判我们当今的社会。他的作品呈现出来的“寓言化”色彩就是对当今社会的巧妙复制。比如《一群哑童》：“一群哑童在春天里 / 一捧沙子在河底沉睡 // 青草吐绿的地方乌鸦在吐血 / 村民们不用再熬着黑夜往墙上写字 // 而一群哑童，从五百年前 / 就熟悉了今天的故事 // 他们不说，不笑，不想，不哭 / 他们听，看，忍不住睡了 // 这个国家早已废除了歧视和偏见 / 一群哑童也可以在梦里说话 // 只是他们说的我从未听清 / 只是他们还小而我已白发苍苍。”这首“哑童”诗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不必一句句分析，我们就看见了作者的立意。

他寓言化最强的作品是一首长诗(诗剧)，我曾在界限网站上读过，充分领略了他的“寓言”能力，建议大家找来读读，省得我引用过长，占据宝贵篇幅。

或者可以这样说，蒋振宇的全部诗作，就是一个寓言，他构思出来的自己的精神王国，就是对既有现实的深刻思考与批判、建设与维护。他并没有远离现实，他忠实于自己的心灵与梦想，就是对现实中空心一代人的拯救——心灵与梦想，在今天的社会，多么的稀少与重要，在大量印刷的纸币背面，我们才可以找到。

当然，蒋振宇的写作也是有系谱的，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罗伯特·布莱和詹姆士·赖特、W·S·默温或者狄兰·托马斯等国外大诗人的影响，也可以看到海子、骆一禾或西川的部分影响。但正如我们吃鸡腿，不会长成鸡的模样，一个诗人经过学习许多诗人，但最终走向了独立，他的语言场，他的宿命，在那里，他是唯一的个体。在那里，他渐渐把生命放进了词语里面，任由这些精神碎片显现或潜

## ◎ 感 性 与 理 性 ◎

伏,证明着一个独立生命个体的存在。

蒋振宇的写作努力回避着社会,却又用自己的语言构建着另一个社会。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还是蝴蝶和庄周都在梦里,抑或我们也在其梦中?没人可以回答。所以说,谁也不要说谁的作品是现实的、谁的不是现实的,梦境与现实的分野本就是模糊的,甚至根本就是一体的。因此,诗人蒋振宇构建的世界,我们应该仔细珍视与参赏,而不是给出一个什么结论来。艺术和科学的最大不同就是,艺术没有结论!

年轻的一代诗人面对物质世界,或者推崇,或者批判,或者自己再虚拟一个。我都赞成——只要他是从他生命的本真状态出发的。如果,今天,母亲还强带我去一处我不想去之地,我就和颜悦色地和她交流、告诉她,无论你去哪儿,或我去哪儿,我们都在这段历史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时刻知道自己在,而不要被文化或物质或其他别的强大的东西给欺骗得迷失了——哦,我诗故我在!

作为语言园丁的蒋振宇还有若干可能,拘囿于我的能力,只能写这些。因为自己根本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术语、概念可能不够准确,不过,也许这就是天意。因为,人和语言的遭遇,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2011.7.30 于沈阳

## 目 录

- 001/ 园丁的若干可能  
——蒋振宇诗歌发隐
- 001/ 黑暗
- 002/ 面包  
——致狄兰·托马斯
- 003/ 我歌唱那个早晨
- 004/ 向青春的过分荒唐开火……
- 005/ 在衰老里坐等天黑
- 007/ 我与悲伤共饮那雨水
- 008/ 河畔
- 009/ 麦子  
——献给海子、骆一禾、戈麦,诗歌三兄弟
- 011/ 众神的土地
- 014/ 晴空
- 016/ 果园
- 021/ 天亮之前
- 023/ 冬天
- 027/ 点灯
- 028/ 可能的独白
- 029/ 十一月
- 030/ 在人群中说话
- 032/ 吸烟
- 033/ 伐木者之歌

◎ 感 性 与 理 性 ◎

- 034/ 从未到达的花园  
036/ 火车练习曲  
039/ 抵达  
040/ 无云  
041/ 天空  
043/ 女人  
044/ 春夜·雨  
046/ 我需要  
047/ 中断  
049/ 居住的形状  
050/ 星空  
051/ 父亲的痛  
052/ 坚硬  
053/ 新月  
054/ 我在医院的雨中  
056/ 乌鸦的幻象  
058/ 一只飞蛾找到了灯  
059/ 风吹灭蜡烛  
060/ 保持警惕之心  
061/ 我的太阳  
063/ 我的人民  
065/ 我是一个懦弱的坏人  
067/ 天边  
068/ 我在意的  
070/ 灾难  
072/ 梦境  
073/ 房子被雪埋了  
074/ 绳子断了  
075/ 这是肯定要死的一个人

- 076/ 一群哑童  
077/ 身体里的花朵  
079/ 黑夜  
081/ 有所终  
083/ 骑马远行  
084/ 树林是一个整体  
085/ 我们  
    ——写给一帮写诗的哥们儿  
087/ 黑暗中的灯盏  
088/ 母兽  
089/ 假日  
090/ 末日  
091/ 梦中的老虎  
093/ 天鹅  
094/ 钟声  
096/ 马车  
097/ 灵魂的父亲  
099/ 那么多的雪  
100/ 让一只鸟回到它起飞的地方  
101/ 身体里的老虎  
103/ 一把斧子停在半空  
104/ 羊群走过雪地  
106/ 苹果树林  
107/ 老虎的黄昏  
108/ 分手以后  
110/ 马头琴  
111/ 洗手  
113/ 灯笼：在黑暗之外  
114/ 歌唱

◎ 感 性 与 理 性 ◎

- 116/ 大师  
117/ 停止  
119/ 一个人老了  
121/ 石头中的火  
125/ 凋谢  
126/ 蜡烛  
128/ 拯救  
130/ 一匹马  
132/ 雪地上的乌鸦  
137/ 坚果  
138/ 蜘蛛  
140/ 昨夜的雪  
142/ 空气中的鸟  
143/ 蓟草  
144/ 犀牛走动  
145/ 需要  
147/ 跳房子  
149/ 蝎子  
150/ 虎皮  
151/ 各自的生活  
152/ 大雪降临  
154/ 空祭  
156/ 你们和我在同一根绳子上  
158/ 想说的话  
160/ 他们从来都不是  
162/ 安魂曲  
164/ 决定  
165/ 面对落日  
167/ 午夜的钢琴曲



- 169/ 我要……
- 170/ 坚持
- 172/ 你住在灯火的低处
- 173/ 临海而歌
- 174/ 爱人像一片叶子完整地藏在树上
- 175/ 荒村之夜
- 176/ 致
- 177/ 化蝶
- 178/ 秋冬之间
- 179/ 满月
- 180/ 月食
- 181/ 命运之书
- 183/ 在身体里面,留一块空地给……
- 185/ 琵琶曲
- 186/ 敲门声
- 187/ 自转的见证
- 188/ 我时常被纠缠
- 189/ 绳子
- 190/ 写在秋天的诗
- 191/ 钟表店
- 194/ 一只老虎在我的体内吼叫
- 196/ 翅膀宽大的鹰……
- 197/ 赶路
- 199/ 终曲
- 200/ 风声
- 201/ 终点
- 202/ 《感性与理性》后记

## 黑 暗

天空落下细碎的雨  
灯盏熄灭。一个人合上书卷  
而内心的字迹依然明亮